

## 第三十九回

###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

且说包公一声断喝：“哇！你这狗才，就该掌嘴！你说你主人并未离了书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内角门以外呢？”雨墨道：“相爷若说扇子，其中有个情节。只因柳洪内侄名叫冯君衡，就是现在冯氏安人的侄儿，那一天合我主人谈诗对对子。后来他要我主人扇子瞧，却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写，我家主人不肯写。他不依，他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，他说写得了再换。相爷不信，打发人取来，现时仍在笔筒内插着。那把次姑龙冬呛的扇子，就是冯君衡的。小人断不敢撒谎。”包公因问出扇子的根由，心中早已明白此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十分畅快。立刻出签，捉拿冯君衡到案。

此时祥符县已将颜查散解到。包公便叫将田氏带下去，叫雨墨跪在一旁。将颜生的招状看了一遍，已然看出破绽，不由暗暗笑道：“一个情愿甘心抵命，一个以死相酬自尽，他二人也堪称为义夫节妇了。”便叫：“带颜查散。”

颜生此时锒铛加身，来至堂上，一眼看见雨墨，心中纳闷道：“他到此何干？”左右上来去了刑具。颜生跪倒。包公道：“颜查散抬起头来。”颜查散仰起面来。包公见他虽然蓬头垢面，却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，便问：“你如何将绣红掐死？”颜生便将在县内口供，一字不改，诉将上去。包公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绣红也真正的可恶；你是柳洪的亲戚，又是客居他家，他竟敢不服呼唤，口出不逊，无怪你愤恨。我且问你，你是甚么时候出了书斋？由何路径到内角门？甚么时候掐死绣红？他死于何处？讲！”颜生听包公问到此处，竟不能答，暗暗的道：“好厉害！好厉害！我何尝掐死绣红，不过是恐金蝉出头露面，名节他关，故此我才招认掐死绣红。如今相爷细细的审问，何时出了书斋，由何路径到内角门，我如何说得出来？”

正在为难之际，忽听雨墨在旁哭道：“相公此时还不说明，真个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悬念么？”颜生一听此言，触动肝腑，又是着急，又惭愧，不觉泪流满面，向上叩头，道：“犯人实实罪该万死，惟求相爷笔下超生。”说罢，痛

哭不止。包公道：“还有一事问你。柳金蝉既已寄柬与你，你为何不去，是何缘故？”颜生哭道：“噯呀！相爷呀，千错万错在此处。那日绣红送柬之后，犯人刚然要看，恰值冯君衡前来借书，犯人便将此柬掖在案头书内。谁知冯君衡去后，遍寻不见，再也无有。犯人并不知柬中是何言词，如何知道有内角门之约呢？”包公听了，便觉了然。

只见差役回道：“冯君衡拿到。”包公便叫颜生主仆下去，立刻带冯君衡上堂。包公见他兔耳莺腮，蛇眉鼠眼，已知是不良之辈，把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冯君衡，快将假名盗财、因奸致命，从实招来！”左右连声催吓：“讲！讲！讲！”冯君衡道：“没有甚么招的。”包公道：“请大刑！”左右将三根木堂上一摆。冯君衡害怕，只得口吐实情，将如何换扇，如何盗柬，如何二更之时拿了扇柬冒名前去，只因绣红要嚷，如何将他扣喉而死，又如何撤下扇柬，提了包袱银两回转书房，从头至尾，述说一遍。包公问明，叫他画了供，立刻请御刑。王、马、张、赵将狗头铡抬来，还是照旧章程，登时将冯君衡铡了。丹墀之下，只吓得柳洪、田氏以及颜生主仆谁敢仰视。

刚将尸首打扫完毕，御刑仍然安放。堂上忽听包公道：“带柳洪。”这一声把个柳洪吓得胆裂魂飞，筋酥骨软，好容易扎挣爬至公堂之上。包公道：“我把你这老狗！颜生受害，金蝉悬梁，绣红遭害，驴子被杀，以及冯君衡遭刑，全由你这老狗嫌贫爱富而起，致令生者、死者、死而复生者受此大害。今将你废于铡下，大概不委屈你罢？”柳洪听了，叩头碰地，道：“实在不屈。望相爷开天地之恩，饶恕小老儿，改过自新，以赎前愆。”包公道：“你既知要赎罪，听本阁吩咐。今将颜生交付与你，就在你家攻书，所有一切费用，你要好好看待。俟明年科考之后，中与不中，即便毕姻。倘颜查散稍有疏虞，我便把你拿来，仍然废于铡下。你敢应么？”柳洪道：“小老儿愿意，小老儿愿意。”

包公便将颜查散、雨墨叫上堂来，道：“你读书要明大义，为何失大义而全小节？便非志士，乃系腐儒。自今以后，必须改过，务要好好读书。按日期将窗课送来，本阁与你看视。倘得寸进，庶不负雨墨一片为主之心。就是平素之间，也要将他好好看待。”颜生向上叩头，道：“谨遵台命。”三个人又重新向上叩头。柳洪携了颜生的手，颜生携了雨墨的手，又是欢喜，又是伤心，下了丹墀，同了田氏一齐回家去了。此案已结。包公退堂，

来至书房，便叫包兴：“请展护卫。”

你道展爷几时回来的？他却来在颜查散、白玉堂之先，只因腾不出笔来不能叙写。事有缓急，况颜生之案是一气的文字，再也间断不得，如何还有工夫提展爷呢？如今颜查散之案已完，必须要说一番。展爷自从救了老仆颜福之后，那夜便赶到家中，见了展忠，将莱花村比剑联姻之事，述说一回。彼此换剑作了定礼，便将湛卢宝剑给他看了。展忠满心欢喜。展爷又告诉他，现在开封府有一件紧要之事，故此连夜赶回家中，必须早赴东京。展忠道：“作皇家官，理应报效朝廷。家中之事全有老奴照管，爷自请放心。”展爷便叫伴当收拾行李备马，立刻起程，竟奔开封府而来。

及至到了开封府，便先见了公孙先生与王、马、张、赵等，却不提白玉堂来京，不过略问了问：“一向有甚么事故没有？”大家俱言无事，又问展爷道：“大哥原告两个月的假，如何恁早回来？”展爷道：“回家祭扫完了，在家无事，莫若早些回来，省得临期匆忙。”也就遮掩过去。他却参见了相爷，暗暗将白玉堂之事回了。包公听了，吩咐严加防范，设法擒拿。展爷退回公所，自有众人与他接风掸尘；一连热闹了几天。展爷却每夜防范，并不见甚么动静。不想由颜查散案中，生出寄柬留刀之事。包公虽然疑心，尚未知虚实，如今此案已经断明，果系“颜查散冤”，应了柬上之言。包公想起留刀之人，退堂后来至书房，便请展爷。展爷随着包兴进了书房，参见包公。包公便提起：“寄柬留刀之人，行踪诡密，令人可疑，护卫须要严加防范才好。”展爷道：“卑职前日听见主管包兴述说此事，也就有些疑心。这明是给颜查散辨冤，暗里却是透信。据卑职想，留刀之人，恐是白玉堂了。卑职且与公孙策计议去。”包公点头。

展爷退出，来至公所，已然乘上灯烛。大家摆上酒饭，彼此就座。公孙便问展爷道：“相爷请吾兄，有何见谕”展爷道：“相爷为寄柬留刀之事，叫大家防范些。”王朝道：“此事原为替颜查散明冤。如今既已断明，颜生已归柳家去了，此时又防甚么呢？”展爷此时却不能不告诉众人白玉堂来京找寻之事，便将在莱花村比剑联姻，后至芦花荡方知白玉堂进京来找御猫，“故此劣兄一闻此言就急急赶来。”张龙道：“原来大哥定了亲了，还瞒着我们呢。恐怕兄弟们要喝大哥的喜酒。如今既已说出来，明日是要加倍罚的。”马汉道：“喝酒是小事，但不知锦毛鼠是怎么个人？”展爷道：“此

人姓白名玉堂，乃五义之中的朋友。”赵虎道：“甚么五义？小弟不明白。”展爷便将陷空岛的众人说出，又将绰号儿说与众人听了。公孙先生在旁听得明白，猛然省悟，道：“此人来找大哥，却是要与大哥合气的。”展爷道：“他与我素无仇隙，与我合甚么气呢？”公孙策道：“大哥，你自想想，他们五人号称五鼠，你却号称御猫，焉有猫儿不捕鼠之理？这明是嗔大哥号称御猫之故，所以知道他要与大哥合气。”展爷道：“贤弟所说似乎有理。但我这‘御猫’乃圣上所赐，非是劣兄有意称猫，要欺压朋友。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，劣兄甘拜下风，从此后不称御猫，也未为不可。”

众人尚未答言，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，听见展爷说出此话，他却有些不服气，拿着酒杯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大哥，你老素昔胆量过人，今日何自馁如此？这‘御猫’二字乃圣上所赐，如何改得？倘若是那个甚么白糖咧、黑糖咧，他不来便罢；他若来时，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，也去去我的滞气。”展爷连忙摆手，说：“四弟悄言，岂不闻窗外有耳？”刚说至此，只听拍的一声，从外面飞进一物，不偏不歪，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之上，只听当啷一声，将酒杯打了个粉碎。赵爷吓了一跳，众人无不惊骇。

只见展爷早已出席，将榻扇虚掩，回身复又将灯吹灭。便把外衣脱下，里面却是早已结束停当的。暗暗的将宝剑拿在手中，却把榻扇假做一开，只听“拍”的一声，又是一物打在榻扇上。展爷这才把榻扇一开，随着劲一伏身蹿将出去，只觉得迎面一股寒风，嗖的就是一刀。展爷将剑扁着往上一迎，随招随架。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，见来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，脚步伶俐，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见的那人。二人也不言语，惟听刀剑之声，叮当乱响。展爷不过招架，并不还手。见他刀刀逼紧，门路精奇，南侠暗暗喝采，又想到：“这朋友好不知进退。我让着你，不肯伤你，又何必赶尽杀绝，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？”暗道：“也叫他知道知道。”便把宝剑一横，等刀临近，用个鹤唳长空势，用力往上一削，只听噌的一声，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，不敢进步。只见他将身一纵已上了墙头，展爷一跃身也跟上去；那人却上了耳房，展爷又跃身而上；及至到了耳房，那人却上了大堂的房上；展爷赶至大堂房上。那人一伏身越过脊去。展爷不敢紧追，恐有暗器，却退了几步。从这边房脊刚要越过，瞥见眼前一道红光，忙说“不好”，把头一低，刚躲过面门，却把头巾打落。那物落在房上，咕噜噜滚将下去，

方知是个石子。

原来夜行人另有一番眼力，能暗中视物，虽不真切，却能分别。最怕猛然火光一亮，反觉眼前一黑。犹如黑天在灯光之下，乍从屋内来，必须略站片时，方觉眼前光亮些。展爷方才觉眼前有火光一亮，已知那人必有暗器，赶紧把头一低，所以将头巾打落。要是些微力笨点的，不是打在面门之上，重点打下房来咧！此时展爷再往脊的那边一望，那人早已去了。此际公所之内，王、马、张、赵带领差役，灯笼火把，各执器械，俱从角门绕过，遍处搜查，那里有个人影儿呢？惟有楞爷赵虎怪叫吆喝，一路乱嚷。

展爷已从房上下来，找着头巾，同到公所，连忙穿了衣服，与公孙先生来找包兴，恰遇包兴奉了相爷之命来请二人。二人即便随同包兴一同来至书房，参见了包公，便说方才与那人交手情形。“未能拿获，实卑职之过。”包公道：“黑夜之间焉能一战成功。据我想来，惟恐他别生枝叶，那时更难拿获，倒要大费周折呢。”又嘱咐了一番：“衙署务要小心。”展爷与公孙先生连连答应。二人退出，来至公所，大家计议。惟有赵虎撅着嘴，再也不言语了。自此夜之后，却也无甚动静，惟有小心而已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